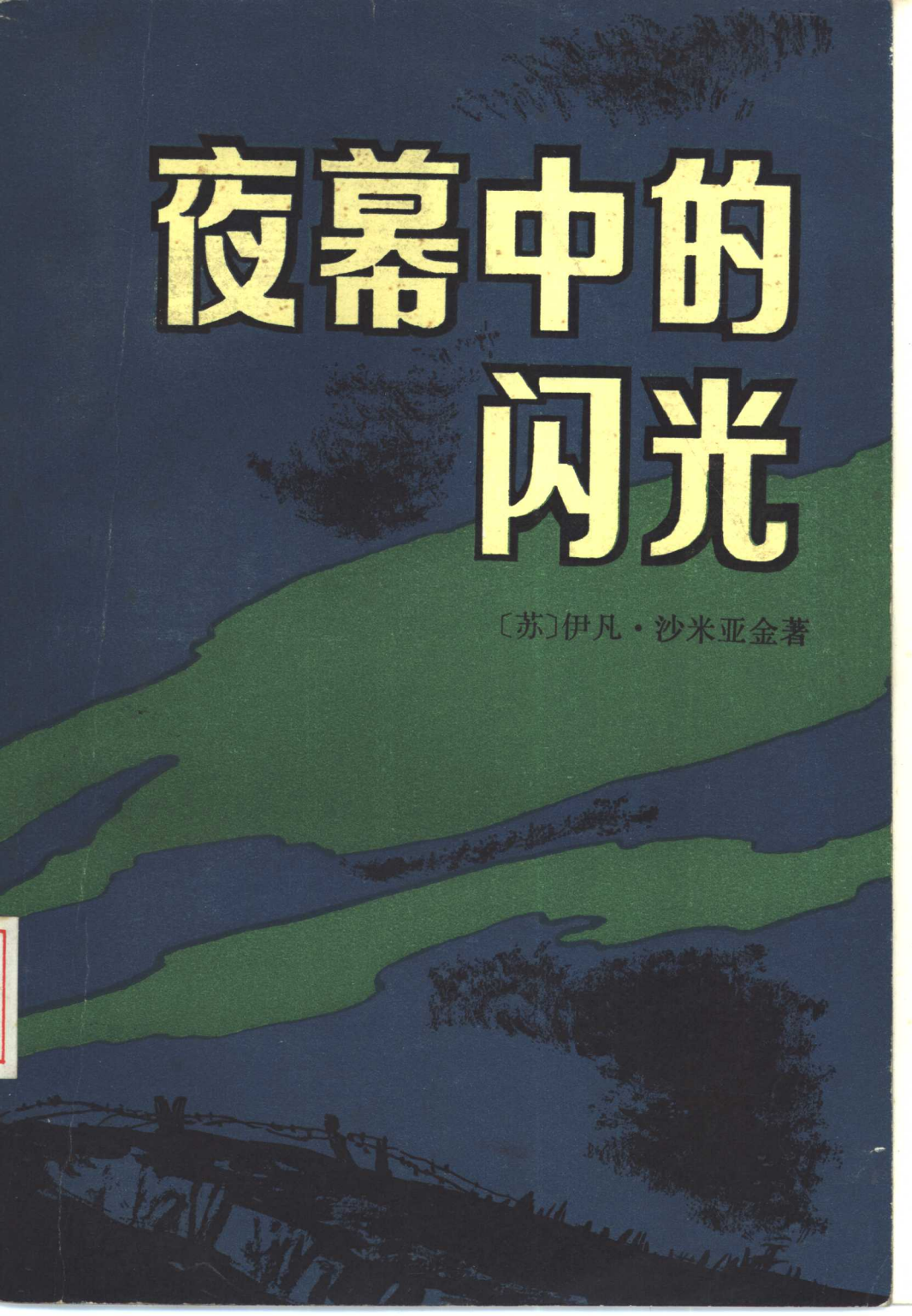


夜幕中的 闪光

〔苏〕伊凡·沙米亚金著



夜幕中的闪光

〔苏〕伊凡·沙米亚金著

石沅之 肖金金 译



新 华 出 版 社

ИВАН ШАМЯКИН
ТРЕВОЖНОЕ
СЧАСТЬЕ
ПОВЕСТИ
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
МОСКВА 1975

伊凡·沙米亚金
苏联作家出版社
莫斯科 1975

夜 幕 中 的 闪 光

〔苏〕伊凡·沙米亚金著
石沅之 肖金金译

*

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
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
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22 印张 510,000字
1984年8月第一版 1984年8月重庆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4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203·119 定价：2.45元

译 者 的 话

《夜幕中的闪光》(原名《惶惶不安的幸福》)是白俄罗斯当代最著名的作家之一——伊凡·沙米亚金创作的一部自传体中篇小说集,获白俄罗斯国家奖。全书以连贯的故事和共同的主人公把五个中篇连接成一体。

第一个中篇《一去不复返的春天》描述的是:大学生佩特罗和医士萨莎在苏联卫国战争之前度过的一个幸福、欢乐和珍贵难忘的春天。他们在爱情的海洋中,历经嫉妒的风波,又备尝别离的痛苦。最后,有情人终成眷属,他们结成了夫妻。在《夜幕中的闪光》、《火与雪》和《渴望重逢》三个中篇里,作者采取叙述和日记交替的手法,展示了苏联人民同希特勒法西斯分子在前线和敌后进行的英勇斗争。在这战争的年代里,主人公佩特罗和萨莎经历了曲折的斗争生活,他们的友谊、爱情、道德都经受了严峻的考验。《桥》这个中篇描写的是在战后第一个和平的春天,复员回乡当教师的佩特罗和担任乡村医生的萨莎,如何同人民一起度过战争造成的经济困难,以及他们在恢复经济建设中面临的新问题。

全书以朴素无华、亲切流畅的笔触,生动细腻地刻画了白俄罗斯青年男女丰富的内心世界,纯真的友谊,忠贞不渝的爱情,反映出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,勇敢坚强的意志和高尚的道德情操,

同时也鞭挞了各种假、丑、恶的现象。

本书作者沙米亚金1921年生于白俄罗斯农村的一个护林员家庭。他从农村小学毕业后进入了中等技术学校。卫国战争爆发后他投笔从戎，加入部队。战后他重返农村，当了教师。后来从事写作。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《在雪原上》发表于1945年。这篇小说写的是白俄罗斯人民和德国占领者斗争的故事，它歌颂了一个普通战士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。从此，沙米亚金确定了自己创作探索的方向。他以后的不少作品都取材于这个方面。

沙米亚金创作的特点是善于捕捉人们共同关心的现实问题，并把它写入自己的作品。因此，他的作品反映着时代精神，深受读者的欢迎。

1951年，伊凡·沙米亚金的长篇小说《深流》荣获斯大林奖金。1954年，他被选为苏联作家协会理事、白俄罗斯作家协会第一副主席。他的长篇小说《多雪的冬天》早已译成中文，为我国读者所熟悉。沙米亚金还曾获白俄罗斯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和人民作家的称号。他的最新长篇小说《我承担你的痛苦》已于1980年问世。

目 录

一去不复返的春天	1
夜幕中的闪光	71
火与雪	237
渴望重逢	399
桥	495

一去不复返的春天

第一个中篇小说

I

佩特罗“举手示意”，但汽车没有停下来。大概他的外貌没有引起司机应有的注意。可是，这位旅行者对自己却另有一番认识：他年方十八，满脑子五彩缤纷的希望和幻想，绝非出于骄傲和自满，自认为是一个惹人注目的人，而且象他这样的学生，穿得也算体面的了，理应受到注意。但是，他没有抱怨，也没有生气，尽管已经不是第一个司机这样不睬不理地把车从他身旁开过去了。目送开走的汽车，他高高兴兴地躺在路旁松树荫下的长凳上，头枕着他那破旧的漆布皮包。那皮包也象这位大学生的头脑一样装满了幻想，不过这些幻想是以日记的形式摆在皮包里的。日记里记的事有整整一半是臆想出来的，是以幼稚而真诚的诗的形式写的，因为所有这些都是在献给她的。

佩特罗平躺着，看着那深邃的八月的蓝天。他在想萨莎。有时，当你非常希望想象出亲人那可爱的形象时，却往往难以想象出来。但是今天萨莎这样清晰地在他脑海中浮现，就仿佛站在他身旁一样。也许，正是因此，他才没有匆匆忙忙赶到目的地去。不，他很从容，下了火车后，没有立即徒步奔跑三十公里，如同

后来出于别的原因所做的那样。他心灵中有一种奇妙的感情，这种感情我们也往往有所体验。特别是在青春时期，当你心中有一种强烈的愿望，有一种难以抑制的要尽快达到目的的欲望，而同时又感到不安和犹豫的时候。佩特罗也感到了这种不安。晚上相会、高谈阔论、在戈麦尔僻静的小巷里亲吻是一回事，到她那里去作客，呆在她住的房子里，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。他们三个月没有见面了！这期间发生了多少事啊！他到遥远的城市去实习；而她却从医士学校毕业，到他现在要设法去的村庄工作了。她已经是一个自立的人，她会结识新的朋友——村子里有多少教师和别的小伙子啊！他心中燃起了一种强烈的不愉快的情感。这是一种虽然毫无根据，却是可怕的嫉妒的情感。为什么她的两封信都这样简短呢？“请原谅，没有空闲时间。”考试时她还有时间写几页纸的信。而在这村子里，却突然没有时间了。好象在她的医疗区里，所有的人都是病人似的。是的，在最近一封信里，她自己曾邀请他来作客。但那是什么样的邀请啊！只在信末尾写了一句话，好象是出于礼貌顺便说的。大概她希望他不来。由于这种想法，佩特罗甚至跳了起来，在长凳周围转来转去。他开始考虑，如果——千万不要！——她背叛了他，他要进行空前可怕的报复。他稍为平静后，又躺了下来。松枝在他眼前轻轻地摆动，耳边响起了机车刺耳的尖叫声——旁边驶过了一列货车。佩特罗笑了笑：惶惑不安的心情消失了。他又看见了她的眼睛，蔚蓝色的、温柔的眼睛，嘴唇上感受到了她亲吻的温暖。不，她是一个好姑娘，善良的姑娘，她是真诚地爱着他的。

一阵说笑声使他从冥想中清醒过来。几个女人手里提着篮子、铁桶和便鞋从城里回来，坐在松树下休息。

“大婶！到霍尔梅奇远吗？”

佩特罗狡黠地打听起邻近一个小地方的距离来，他害怕遇到他的萨莎的同村人，因为他们一定会追问他去找谁的。他提出这个问题只不过是为了开心，因为他早已从爱说话的报道员那里打听出来到霍尔梅奇有多少公里，不仅是到霍尔梅奇，而且到这条路上的每一个村子的路程都打听到了。

“你躺到晚上，就近一些了。”一个女人笑着说。

“看来，他急着要回家了。母亲早就等急了。”一位老大娘责备地说。

大概他们进城时，就看见他躺在这张长凳上，因此，最年轻的一个女人又开玩笑地说：

“要是到未婚妻那里去，恐怕早就跑到了。”

她的话刺激了小伙子，他害羞起来了。他拿起皮包，躲到了一旁，以免听见她们的笑谑。很快一辆载重汽车来到了跟前，妇女们开始闹哄哄地爬上车去，铁桶碰得叮当作响。佩特罗问司机，他能不能也搭个脚。

“五个卢布。”红脸胖子要价道，此人与其说象司机，倒不如说更象榨油厂厂长。

对于这位口袋里只有一张十卢布纸币的大学生来说，这可太贵了。他挖苦地对红脸司机说：

“谢谢您的仁慈。”接着便回过头向十字路口走去。

大概妇女们觉得他可怜了，她们对司机说了点什么之后，向小伙子大声喊道：

“来坐车吧！没关系！你大概是要向我们的姑娘求婚吧。”

司机也呼唤道：

“喂，你呀！自高自大没有什么好处的！坐车吧！我顺便把你送去。”

佩特罗头也没回。当汽车开走了，尘土稍微落一落以后，他才回转身来，随着汽车，向小松林尽头走去，那儿展现出一片广阔的田野。

走过从列奇察到洛耶夫这条路的人都知道，这是多么乏味、多么艰苦的道路，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天。它沿着光秃秃的平原伸展，绕开了村庄的绿洲。否则在村庄里，旅行者还可以畅饮冰凉的井水，在樱桃树荫或柳荫下休息一会。这条路上没有树木，没有河流，只有几条沟渠，春水就是沿着这些沟渠流入德聂伯河的。最令人难受的是，一路上不断看见左面不远处有茂密的林墙，从小山岗上还能欣赏到那在嫩绿的草地中蜿蜒的河流，它在太阳的照耀下，象海市蜃楼似地发出诱人的闪光。但是这儿离德聂伯河还有两三百公里。显然不是每一个步行者都有足够的勇气多走几公里到那儿去洗澡的。以前这条道路是沿着德聂伯河经过日穆罗夫卡、扎斯帕、列瓦希村的，但是有那么一位大概从来没有徒步旅行过的公路局长，决定让它改道，从田野通过，以便使它变得更直更短，春秋更适于车马行走。但是道路并没有因此而缩短，也没有因此而更便于车马在恶劣的天气里行走。其实，在我们的时代，到处都有那么多的汽车，连恋人和诗人也不步行了。这样做岂不很好吗？可是，一个人独自在环境优美的道路上行走，心情舒畅，这难道不是一件乐事吗！你可以反复思考许多问题，自由地幻想，痛快地和自己的对手争论！经过这种深思（我指的是我们作家）可以产生多少新东西，发现多少意外而有趣的事物啊！……谁也不妨碍你，你可以和自己的主人公谈话，替他们说话，检验他们说话的语调；歌唱——没有嗓子，没有听力，也可以歌唱；作诗——没有才能也不要紧。一句话，你可以随心所欲。大概一个人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比在路上感到自己更自由，特别是

在广阔的田野上，当周围一切都显得很遥远的时候。

佩特罗也象他这个年龄的所有人一样，觉得自己天生是一个诗人，在足有一半的旅途上，他沉湎于愉快的冥想中。他既不注意单调的田野，也不注意一阵阵飞扬的尘土，甚至德聂伯河也没有把他吸引住。他不得不注意的第一个平淡无奇的东西是他的帆布鞋。他不能不想到这双鞋。这双鞋是他行装中最不结实的物品。佩特罗在落满尘土的路边蹲下来，脱了鞋，把鞋卷在报纸里，放进了皮包，放在自己的精神财富旁边。

最后连这位最幸福的恋人和充满灵感的诗人也感到疲倦了。于是幻想的愿望消失了，他开始读起里程碑上的数目字来。他突然发现，实际上这是一条多么单调和艰苦的道路，八月的田野又是多么荒芜和凄凉，收割过的田地尘土飞扬，土豆的茎叶也已经发黄了。

又累又渴。佩特罗掏出了早饭时在食堂里偷偷拿的一小块面包，咬了一口，在嘴里嚼了很久，津津有味地吃着又甜又咸的面包瓤。

当他根据里程碑断定他要去的村庄已经不远时，就立刻忘记了疲劳和口渴。他产生了别的忧虑：不能象这样——满身尘土、脏手脏脚、嘴唇干裂就径直到萨莎那里去。幸好他在一座跨过小沟的桥下找到了一汪积水。要是在别的时候，他未必会在这样的水里洗涮，但是现在没有别的办法。他使劲儿拍打裤子上的尘土，洗干净脸和手脚。

在夕阳余辉的照射下，牧归的畜群扬起一片金黄色的尘土，遮住了村庄。整洁端庄的佩特罗神采奕奕地走近了村子。忐忑不安和快乐、耽心和希望、怀疑和青年人挑衅的决心，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了一种奇怪而甜蜜的情感。他好不容易鼓起勇气，向一个好

奇地打量他的妇女询问特罗娅诺娃医生住在什么地方。女人指向窗下有一棵老槭树的大农舍。

佩特罗在院子里看见了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。她坐在台阶上削土豆皮。

“请问萨莎在家吗？”佩特罗胆怯地问道，仿佛他面前不是一个小孩，而是一个很庄重、很严肃的人。

“谁？”小姑娘没听明白。

“阿历山德拉·费多罗芙娜·特罗娅诺娃。”他更羞怯地说。

“她在那边，在果园里。”小姑娘接着喊道：“舒拉阿姨！有人来找您。”

佩特罗立刻向果园跑去，仿佛害怕萨莎会避开似的。

萨莎穿着佩特罗熟悉的衣服，躺在苹果树下看书。她没有抬起头，好象什么也没有听见似的。后来，过了好久以后，她承认，当佩特罗还在村子外面，在路上的时候，她就看见了他，而且大吃一惊。她想躲藏起来，请女房东的女儿说她不在家。但是她明白这很不好——，既幼稚又残忍。为了不露出恐惧和激动的样子，她仍然躺在原来的地方，听着受惊吓的心脏怦怦直跳，听着佩特罗同宁卡的谈话，以及后来他的急速的脚步声。

佩特罗在离她几步远的地方站住了。内心深处突然爆发了埋怨和嫉妒的火花：“她写信说没有时间，却躺在果园里看书。”但是这火花被一股温情的热浪扑灭了。他低声地喊道：

“萨莎！”

她抬起了头，一双富于表情的眼睛睁得老大；在晚霞的余辉映射下，她的脸泛出一片红晕。

“是你？”

她的惊讶使佩特罗感到迷惑，他站着，样子显得很慌乱，不

不知所措，怪可怜的。萨莎理解他的心情，迅速地站了起来，向他伸出了手：

“噢，晚上好。欢迎你来作客。”

她坐到垫被上。他握住她的手，蔫蔫地在旁边坐了下来。

“你累了吗？”

她这个简单而亲昵的问话，使这个累得要死的小伙子感动得几乎落泪。他感激地看了看她，一句话也没有说，把嘴唇贴到她的手上。她缩回了手，并把身子向旁边挪了挪。

“不要这样。宁卡在偷看。总而言之，你知道吗？你要做我的兄弟。”

“兄弟？”

“是的，我要说，你是我的兄弟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不愿意村子里的人说：来找大夫的是她的未婚夫。”

以前他们从来没有说过“未婚夫”、“未婚妻”这些话，因为在青年时代，这些话似乎是粗野的、侮辱性的。但是现在这句话并没有使佩特罗感到受侮辱，反而使他感到很高兴。他终于说道：

“好吧。我将做你的兄弟……你愿意让我做什么人都行……萨莎，只要和你在一起就行。”

“我没有想到你会来。不过我非常非常希望你来。说实话，你饿了吗？”

也许是由于慌乱或者是感到自己对不起他，她突然来了一个大转弯——从快乐的表白转到了日常生活问题。

有一次他发誓说，他永远不对她说谎，而这时不知为什么却又撒谎说：

“不，我不久前才在列奇察吃过午饭。我是搭汽车来的。”

萨莎站了起来，接过了他的皮包，又从地上拿起了垫被。

“我们到屋里去。”她邀请道，调皮地眨了眨眼。”你把日记带来了吗？”她喜欢读他的日记，虽然不完全相信日记里的一切。

萨莎走过一棵树时，纵身一跳，摘下了一个苹果。这个动作不知为什么立刻使佩特罗安心了。因为在最初几分钟内，他觉得在他们分离的三个月里，她有了很大变化，她长成大人了，因此显得疏远和陌生了。这使他害怕。突然，在她摘苹果时，他又认出了自己的萨莎。以前相见时，她常常这样做：正在严肃地谈着话，突然她纵身一跳，摘下一个栗子、一枝小椴树枝或者一片树叶，把它放在手上“细看”。或者当他们晚上到城外去时，她突然提议：“让我们赛跑！”

当他们面对面坐在桌子旁，喝着可口的冷牛奶，吃着黑面包（面包里偶尔咬到没有磨碎的颗粒，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）时，他感到无限欢畅。诗人气质的佩特罗从每一个现象中都要寻找征兆。在这之前，他从来没有同她在一张桌子旁坐过。在几乎每天见面的两年内，他们从没想到过一起去饭馆，甚至连电影院也没去过，因为萨莎坚决拒绝去。后来她承认她羞于自己的衣着；她出身于贫穷的家庭，是在没有母亲的情况下长大的。

现在他们坐在一张桌旁，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的脸。房间里的暮色越发浓重了，但他仍能看见她那双温柔的含情脉脉的大眼睛。她一面给他添牛奶，一面轻声劝让：

“喝吧，不要客气。你真是个奇怪的人。”

他没有问，为什么他是奇怪的人，而她也回答不出这个问题。萨莎对他的到来很高兴。但是内心又感到不安。她耽心地等待女房东回来。

女房东终于回来了。这是一个年轻的寡妇，三十五岁左右，

身体瘦削、灵活，不大爱说话。她的丈夫在伐木时不幸身亡。留下了她和两个孩子。她在集体农庄的养畜场当挤奶员。但是她家的生活并不比那些有男人的家庭坏。

还在街上，女儿就已经告诉她，“舒拉阿姨的兄弟来了”。女房东拘谨地说了声“您好”，迅速地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下这位个子不高、宽肩膀的青年。

萨莎感到不好意思，迟疑地说道：

“阿尼娅，认识一下，这是我兄弟。”

他们彼此没有伸出手来。佩特罗心不在焉地看了看女房东。他和萨莎打算到远离人们视线的村外去散步，因此，他希望所有这些形式尽快结束。他想到：“女房东就是女房东，我们和她有什么关系。”

那女人讥讽地撇了撇嘴。

“兄弟？”

甚至在微弱的灯光下，也可以看到萨莎的脸上泛出一片红晕：她想起了她来到这里后，几乎立刻对女房东讲述了自己的姊妹和唯一的兄弟的情况，甚至给她看了照片。她压低声音更明确地说：

“堂兄弟。”

“啊——啊！”女房东拖长声音说，随即拿起一个挤奶桶从屋里跑了出去。

“你以为她相信吗？”当他们走到街上之后，佩特罗问道。

“随她的便吧。我以后再告诉她。她是一个好心肠的人。不过现在不能说，以免孩子们在村里到处散布……这才真是‘广播站’呢！”

他们绕过村边的农舍，经过长着疏落的老白桦树的公墓旁边，